

里海地区对中国能源安全 政策的重要性分析

□[波兰]贾斯廷纳·密斯雅格维茨 马尔辛·密斯雅格维茨 著
徐 天 译

摘 要:里海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气储备区之一,其政治、经济地位在全球关系中越来越重要。苏联解体后,里海地区的新兴独立国家开放吸收外国资本。里海地区在保持世界油气供应的多样性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全球的能源安全。里海地区诸国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吸引国外投资来发展其上下游的能源市场,另外,很多地区外国家也希望在里海的能源地缘政治中保持影响力,中国便是其中最突出的力量之一。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使中国有理由加深与里海地区能源输出国的联系。通过参与当地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开辟了参与开发该地区油气资源的新途径。

关键词:能源安全;里海地区;中国能源政策

作者简介:贾斯廷纳·密斯雅格维茨,波兰卢布林居里夫人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马尔辛·密斯雅格维茨,波兰卢布林居里夫人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研究生;徐天,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北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前言

中国是较早与里海各国建立全面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国家之一。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对进口能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强。

21 世纪的头二十年被称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①,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重心在于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能源合作,打造一个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体系。

中国在里海地区的利益,是其“丝绸之路”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旨在改变对动荡不安的海湾地区的能源依赖,以建立陆上能源通道的方式来抵御海湾地区海上供应的变数。丝绸之路的概念长期将中国和中亚联结在一起。^②这条贸易和文化之路在相关地区贸易方式与国际关系更替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它本来的含义。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和里海诸国的能源贸易之路,这种贸易已经引发了世界大国的激烈竞争。世界和区域的各方力量都希望对这一地区能源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③由于中国国内能源需求和地缘政治的考虑,中国是在里海地区活动的主要力量之一。^④能源安全是中国实现经济、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中国对里海地区的诉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为该地区提供安全;获得自然资源以及整合政治影响;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成为区域大国。^⑤里海地区位于欧亚大陆中心,因此它也是中国实现西部稳定发展的重要战略地区。

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

目前中国已经被看作是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之一,它是除美国之外世界第二大原油消费国,中国强劲的经济势头需要能源安全作为持续发展的保证。因此,对于中国的决策者来说,能源供应的安全已成为中心议题。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中国的国内能源储备能够满足其需求^⑥,还曾出口石油和煤矿;直

① C. Xiaoqin, “Central Asian Factors In energ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8, No. 7, 2012, pp. 33 - 34.

②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 514.

③ Ibid. , p. 515.

④ 参见 J. P. Pham, “Beijing’s Great Game: Understanding Chinese Strategy in Central 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No. 28, 2006, p. 57; K. Sheives, “China Turns West: Beijing’s Contemporary Strategy Towards Central Asia”, *Pacific Affairs*, No. 2, 2006, p. 218。

⑤ G. Xuetao, “Energy Security in Central Eurasi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4, No. 4, 2006, p. 130.

⑥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 522.

到90年代初,随着邓小平改革激发经济增长,中国才成为能源进口国。^①

从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图(见图1)来看,煤炭依然占据主要地位。但实际上,中国真正的能源安全需要由充足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来确保。^②与其他消费国类似,中国也致力于保持“持续供应基础上,可靠的、价格可承受的能源供应”。^③另外,保持多元的能源供应地也很重要,无论从经济视角还是从政治压力的角度看,供应来源单一的情况都是危险的。由此可见,能源安全也囊括外交,因为它意味着要和多个能源生产国保持良好关系。另外,增加国内能源产能(见表1)、建设能源战略储备,也是一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的决策者必须创造投资环境以吸引现有的国内资源、扩大利润,并建立可靠的油气贸易渠道。在寻找石油供应源地的过程中,中国已经从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曼、安哥拉、也门、苏丹、刚果、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购买了大量的油气资源。^④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面临着能源供应紧张的问题。能源消费量增加的重要原因有两个: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工业化的发展。1971年,中国的基础能源需求只占世界总量的5%,而中国当时的人口却占世界的23%;1995年,中国人口份额下降到世界总人口的21%,能源需求却上升至11%。^⑤自1980年以来,中国能源购买量大致增长了250%。^⑥1993年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国的能源购买量首度超过国内能源产能,中国从此开始成为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⑦在表格中,这种趋势的加剧依然清晰可见(见表2、表3)。在今后几年中,中国能源进口量可能继续增长。中国如今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占到其总消耗量的50%以上,这引起了国内人士的警惕。中国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曾宣称,“能源短缺的本质是价格问题”:为确保“社会和谐”,中国保持着非常低廉的油价和电价。中国人为地降低油、电价格以实现经济发展,这种长远战略浪费极大,又造成了很不稳定的局势。为创造与美国等量的GDP,

①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9, p. 191.

②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 522.

③ M. T. Klare, “Energy Security”, in P. D. Williams, ed., *Security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485.

④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p. 523 - 524.

⑤ Ibid. .

⑥ G. Hall, T. Grant, “Russia, China and the Energy - Security Politics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after the Cold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No. 2, 2009, p. 124.

⑦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 523.

中国的能耗要多出 7 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 2008 年将油价和电价分别上调了 17% 和 4%。^① 这一动作表明,中国试图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

中国还在继续发展其天然气的产能。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启动了横贯全国的天然气运输项目,并建设输送终端以进口国外的天然气。此外中国已确认将增加核能的应用,8 个新建核电站已经投入使用,沿海地区的 11 个核电站,目前仅产出全国能源总量的 1%,但中国计划在 2020 年左右将这个�数提高到 4%。^② 中国能源战略还瞄准了可再生能源,水力是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中国已进行了大规模投资^③,远期目标是在 2020 年达到能源总量的 15%^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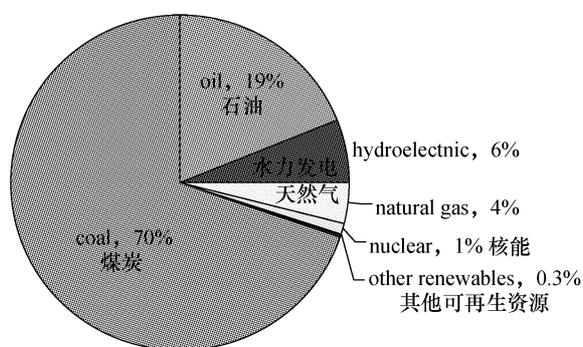


图 1 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图(2009 年)(按能源种类划分)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IEA)^⑤。

表 1 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已探明储量

| 项目 | 年份 | 1992 | 2002 | 2011 | 2012 | 占全球 份额(%) |
|---------------|----|------|------|------|------|--------------|
| 石油(单位:十亿桶) | | 15.2 | 15.5 | 17.3 | 17.3 | 1.0 |
| 天然气(单位:万亿立方米) | | 1.4 | 1.3 | 3.1 | 3.1 | 1.7 |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评论^⑥。

^①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2009, pp. 191 - 207.

^② Ibid. .

^③ 中国拥有占全球半数的水坝量。三峡大坝的最高产能将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水电生产设施。

^④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2009, p. 207.

^⑤ IEA, <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ch>.

^⑥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2013.pdf.

表2 中国石油的产出和消费

| 项目 | | 年份 | | | 占全球 份额(%) |
|-------|------|-------|-------|-------|--------------|
| | | 2002 | 2010 | 2012 | |
| 石油产出量 | 千桶/日 | 3351 | 4077 | 4155 | 5.0 |
| | 百万吨 | 166.9 | 203.0 | 207.5 | 5.0 |
| 石油购买量 | 千桶/日 | 5262 | 9272 | 10221 | 11.7 |
| | 百万吨 | 247.5 | 437.7 | 483.7 | 11.7 |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评论^①。

表3 中国天然气产出量和购买量

| 项目 | | 年份 | | | 占全球份额(%) |
|--------|-----------|------|-------|-------|----------|
| | | 2002 | 2010 | 2012 | |
| 天然气产出量 | 十亿立方米 | 32.7 | 94.8 | 107.2 | 3.2 |
| | 等量石油(百万吨) | 29.4 | 85.4 | 95.5 | 3.2 |
| 天然气购买量 | 十亿立方米 | 29.2 | 106.9 | 143.8 | 4.3 |
| | 等量石油(百万吨) | 26.3 | 96.2 | 129.5 | 4.3 |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评论^②。

根据 S. 豪威尔(S. Howell)的分析,中国能源政策的弱点有:①中国与其石油供应源地距离遥远;②中国地理条件不佳;③需求增长速度高于供应速度。^③2003年中国建立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NDRC),国家能源局(NEA)作为部委级别的机关,职能为:“制定并实施能源发展规划和工业政策;推动能源领域的体制改革;管理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包括核电)、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及其他在内的各项能源;负责能源行业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指导相关科技的研发……制定和实施国家石油储备计划和政策;领导发展国际能源合作;参与制定与能源相关的资源、财税、环保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政策,提出能源价格调整和进出口总量建议;承担国家能源委员会具体工作。”^④

中国第一个公共能源政策是发布于2003年的“21世纪石油战略”,其中即采用了“能源安全”的说法。“战略”是2004年国务院“国家能源战略和政策”

^①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statistical-review/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2013.pdf.

^② Ibid. .

^③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09, p. 192.

^④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http://en.ndrc.gov.cn/mfod/t20081218_252224.htm.

报告和国家“十五”计划(2001—2005)的一部分。“十五”计划多处强调了能源战略对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重要性:①实现石油供应的多元性;②借助国家石油企业,推动海外能源投资;③加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力度;④建设国家控制的战略石油储备;⑤通过增加煤炭、核能的使用,以减少对石油的依赖;⑥建设地区性的能源安全体系。①

“十一五”计划(2006—2010)要求GDP中的能源强度降低20%,②接下来的“十二五”计划(2011—2015)极为重视能源和气候变化。在这个计划中,很多目标并无变化,但有一些则表现得更有实效,如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推广低碳能源,转变中国经济结构等。在这些目标当中就有“逐渐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内容。③相关要点包括:①单位GDP的能耗降低16%;②非化石能源使用总量的比重增至11.4%;③碳强度(单位GDP的碳排放量)降低17%。

中国能源安全的重中之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取能源的直接通道,中国向能源安全战略的倾斜,直接表明了它对全球油气产地的开放态度。中国的能源政策、国外的商业风险投资都集中在这个政治、经济和安全日程的交点上。④中国政府指导其石油公司扩大海外利益⑤,中国的石油公司,特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以下简称中石油),已经涉足20多个国家的能源工程。⑥其他中国公司,如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也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商业活动。中石油的前董事长马富才曾说:“我们国家必须优先发展能源的储备、多元化、环境保护以及全球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和能源的和谐发展。”⑦

里海地区的能源潜力及其细节

冷战的终结改变了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地处欧亚大陆东西向的

① G. Hall, T. Grant, “Russia, China and the Energy – Security Politics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after the Cold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No. 2, 2009, p. 125.

② The 11th Five Year Plan, http://english.gov.cn/special/115y_index.htm.

③ J. Levis, Energy and Climate Goals of China's 12th Five – Year Plan, <http://www.c2es.org/international/key-country-policies/china/energy-climate-goals-twelfth-five-year-plan>.

④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2009, p. 194.

⑤ G. Hall, T. Grant, “Russia, China and the Energy – Security Politics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after the Cold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No. 2, 2009, p. 124.

⑥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 524.

⑦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2009, p. 208.

中心点,该地区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冷战后,本地区向域外力量和国际能源市场开放:“里海地区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化进程,权力和影响力的重新洗牌正在进行。”^①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涌现出一批新兴国家,但是这一区域的安全却十分脆弱,苏联武断、人为地给中亚和高加索共和国之间划分边界,导致新独立的国家在种族上十分复杂。苏联时期维持了国家统一的政策却也导致了这些共和国内部民族矛盾的积累。^②苏联解体后,该地区的民族自觉和民族感情增长显著,并与各自国家构建的过程相结合。此外该地区还缺乏清晰界定的地区冲突解决机制,且新国家内部不稳定,导致国际关系紧张,这一切增加了欧亚大陆中心区爆发国际军事冲突和国内战争的危险性。

里海盆地由五国共享,它们是阿塞拜疆、伊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这五国共同的目标是勘探和开发该地区的油气资源。^③油气利用的前景吸引了域外力量的介入,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里海各国试图减少它们在里海地缘政治中心区对俄罗斯主导的基础设施的依赖。更广泛的国际介入引发了地区内部关系的紧张,这一点通常被理解为大国间战略对抗的结果。^④

据探测,里海盆地是仅次于波斯湾和俄罗斯的世界第三大油气源地^⑤,美国国务院测算里海的石油地质储量是300亿吨,几乎与沙特阿拉伯的储量相当,但对于该地区的具体储备,当前的了解尚有不足。^⑥因为信息来源复杂,我们还无法获得里海能源储量的精确数据,里海盆地能否替代波斯湾的能源地位仍然没有定论。

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的世界能源统计评论,里海石油储量(除俄罗斯、伊朗外)占世界石油生产的3%,天然气储量则超过5%。^⑦而据国际能源机构(IEA)测定,里海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待开发能源储备库。^⑧“世界能源展望”测算,到2025—2030年间,里海石油产量将从2009年的每日290万桶增加到

① G. I. Chufrin, *The security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

② G. Gungormu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Central Asian Republics Face and the Role of Turkey in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Turkish Review of Eurasian Studies*, No. 6, 2006, p. 188.

③ G. Bahgat, “Europe’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82, 2006, pp. 961 – 968.

④ G. I. Chufrin, *The security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

⑤ M. Ghafouri, “The Caspian Sea: Rivalry and Cooperation”, *Middle East Policy*, Vol. 15, No. 2, 2008, p. 81.

⑥ A. Rasizade, “The mystery of the Caspian oil boom”, *Contemporary Review*, No. 1664, 2004, pp. 129 – 135.

⑦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www.bp.com/sectionbodycopy.do?categoryId=7500&contentId=7068481>.

⑧ Caspian Oil & Gas, http://www.iea.org/textbase/nppdf/free/1990/caspian_oil_gas98.pdf.

540 万桶,里海天然气产量也将增长,从 2009 年的大约 1590 亿立方米,增加到 2020 年的将近 2600 亿立方米,最终在 2035 年超过 3100 亿立方米(参见表 4)。^①里海地区对维护能源安全作出的贡献,不仅是地区性的,还可能是全球性的。

跨国公司也在开发里海能源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英国石油公司和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在阿塞利(Azeri)、齐拉格(Chirag)、古那什里(Guneshli)油田是开路先锋;英国石油公司还参与发现了阿塞拜疆境内的沙丹尼兹(Shah Deniz)天然气田。哈萨克斯坦也吸引了大公司的正式投入,美国的雪佛龙-德士古(Chevro-Texaco)公司已同意与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公司合作开发田吉兹(Tengiz)油田,卡沙干(Kashagan)油田有成为世界第一大油田的潜力,因此英国石油、挪威石油、阿吉普石油公司(Agip,属意大利埃尼集团)、英国天然气(British Gas)、道达尔公司(Total Fina Elf)等都有意在该地区投资。^②

表 4 里海沿岸各国的油气潜能(2011 年)

| | 已探明的 石油储量 (十亿桶) | 占总探明 储量的 份额 (%) | 石油产量 (千桶/日) | 占总产量 的份额 (%) | 已探明的 天然气储 量(万亿立 方米) | 占总探 明储量 的份额 (%) | 天然气产 量(十亿 立方米) | 占总产量 的份额 (%) |
|-------|-----------------------|--------------------------|----------------|--------------------|------------------------------|--------------------------|----------------------|--------------------|
| 阿塞拜疆 | 7.0 | 0.4 | 931 | 1.1 | 1.3 | 0.6 | 14.8 | 0.5 |
| 哈萨克斯坦 | 30.0 | 1.8 | 1841 | 2.1 | 1.9 | 0.9 | 19.3 | 0.6 |
| 土库曼斯坦 | 0.6 | — | 216 | 0.3 | 24.3 | 11.7 | 59.5 | 1.8 |
| 伊朗 | 151.2 | 9.1 | 4321 | 5.2 | 33.1 | 15.9 | 151.8 | 4.6 |
| 俄罗斯 | 88.2 | 5.3 | 10280 | 12.8 | 44.6 | 21.4 | 607.0 | 18.5 |

资料来源:英国石油公司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12 年 6 月^③。

该地区能源开发还有其他的障碍:跨国石油管线的投资和建设会产生复杂问题,投资环境和出口需求可能很不确定,这些都可能限制里海能源市场的扩展。^④最大的障碍是,当地各国对里海盆地的法律地位缺少共识。1991 年苏联

^①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 IEA,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docs/weo2010/WEO2010_ES_English.pdf.

^② S. Newman, *The final Energy Crisis*, London: Pluto Press, 2008, p. 96.

^③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www.bp.com/assets/bp_internet/globalbp/globalbp_uk_english/reports_and_publications/statistical_energy_review_2011/STAGING/local_assets/pdf/statistical_review_of_world_energy_full_report_2012.pdf.

^④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 IEA,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docs/weo2010/WEO2010_ES_English.pdf.

解体后,里海盆地的边界问题随之显现。^① 现在里海沿岸的新兴国家有三个——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最大的油气源地位于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境内,土库曼斯坦也有一部分,位于俄罗斯和伊朗境内的储备则更少一些。新兴独立国家认为,能源开发对其经济、政治存续至关重要。^② 因此在里海盆地的法律地位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辩,而问题的焦点在于,里海到底是海是湖,该如何区分。国际法并没有确认里海的地理地位,奎夫·米尔凡德斯基(Guive Mirfenderski)认为:“里海是海是湖,取决于里海沿岸各国如何商定它们各自的水域边界。”^③里海的法律地位也成为国际公司关注的焦点,这种状况在1994年阿塞拜疆与英国石油公司牵头的合资体(另一方为阿塞拜疆国际运营公司)签订协议(被称为“世纪合同”)后愈加突出。^④ 从那时起,阿塞拜疆开始了海上钻井作业,并依据协议划分国外石油公司的产出。^⑤ 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在海上油田分界问题上有分歧,这也是可能左右该地区能源开发前景的分歧。土库曼斯坦起初与阿塞拜疆签订了划分里海海床的协议,但两国依旧不能在分界线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没有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共识,就无法建设跨里海的石油管线。这条管线无论对区域内各国还是对域外相关方——如欧盟和中国——的能源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自1992年起,五个里海沿岸国在多个场合进行了首脑级、部长级和专家级的会晤,却没能推动问题的解决。里海地区的法律地位依然模糊,这增加了投资者在当地经商的风险。

管线基础设施

中国正在以世界主要的油气资源进口国的身份,日益成为里海能源市场的积极参与者。地理因素是中国得以加强在该地区影响的重要优势之一,中国正在成为里海国家的“近邻”。^⑥ 据V.帕拉莫夫(V. Paramow)所言,中国在这一地

^① A. Rasizade, “The mystery of the Caspian oil boom”, *Contemporary Review*, No. 1664, 2004, pp. 129 - 135.

^② G. Bahgat, “Europe’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82, 2006, pp. 961 - 968.

^③ Y. Lee, “Toward a new international regime for the Caspian Sea”, *Problems of Post - Communism*, Vol. 52, No. 3, 2005, p. 39.

^④ G. Bahgat, “Europe’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 82, 2006, pp. 961 - 968.

^⑤ S. Cherniavskii, “Problems of the Caspian”,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40, No. 2, 2002, p. 87.

^⑥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 527.

区的经济战略具有以下特点:①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合作占其与中亚全部国家交易量的 86.4%;②自然资源占中亚对中国出口量的 85%;③出口量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价格,因此它既不稳定又难以预测。①

1996年,中国制订“泛亚大陆石油桥”计划,即建立横跨中东、中亚、俄罗斯和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网络。②过去几年中,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两个项目上,一为哈—中石油管线,二为土—中天然气管线(又称中亚—中国天然气管线)。③此外中国资本也积极介入中亚各国的经济,2009年4月,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贷款支持协议,由中国提供100亿美元贷款;同年6月,中国又和土库曼斯坦签订了4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里海各国将中国看作是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战略投资国,因为中国帮助它们持续开发油气资源,并且提供优厚条件,以确保自身获得长期的油气供应。④

哈萨克斯坦油气储备极为丰富,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7年,两国签署协定,开启了中国作为哈萨克斯坦石油投资方的时代。阿克托宾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Aktobinsk Munaigaz,2003年后称中石油—阿克托宾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译者注)控制了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的主要油田肯奇亚克(Kenkhiyak)和扎纳热尔(Zhanazhol)油田,中国现已占有该公司60%的股份,⑤此外,中国还购买了乌津油田的股份。中国自1996年起开始计划建设一条穿越哈萨克斯坦的管线,建设伊始,一些西方分析家就宣称,长远来看,这个工程难以为继,因为它距离太长、工程难题多,而且本地区的政治形势太复杂。⑥俄罗斯和美国都反对建设这条管线,俄罗斯企图让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只从俄罗斯境内进行传输,而美国则支持建设跨里海管线工程,以供应欧洲市场。⑦然而中国坚持

① V. Paramov, “China & Central Asia: Present & Future of Economic Relations”, *Central Asian Series*, 2005, p. 7.

② B. D. Cole, “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 Beijing’s 21st – Century Search for Energy”, *McNair Paper*, No. 67, 2003, p. 28.

③ C. Lin, “The Caspian Sea: China’s Silk Road Strategy Converges with Damascus”, *China Brief*, Vol. 10, No. 17, 2010, p. 9.

④ C. Xiaoqin, “Central Asian Factors In energ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Asian Social Science*, Vol. 8, No. 7, 2012, p. 34.

⑤ M. Misiągiewicz, A. Ziętek, “Działania Chińskiej Republiki Ludowej w regionie”, in Bartosz Bojarczyk, Agata Ziętek, eds., *Region Azji Centralnej jako obszar wpływów międzynarodowych*, Lublin: UMCS 2008, p. 118.

⑥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2009, p. 195.

⑦ 参见 J. Misiągiewicz, “European Union and the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in H. Chałupczak, J. Misiągiewicz, P. Tosiek, Zamość, eds., *European Integration: Models,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Stanisława Pignia: PWSZ, 2012。

实行了这个管线工程的建设,现在中国每年有能力从哈萨克斯坦进口 1000 万到 2000 万吨的原油。这条哈萨克斯坦—中国石油管线是由中石油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Kaz Munaigaz)共同投资建设的,该管线年运输能力为 1000 万吨,未来这一运能会加倍。^①阿塔苏—阿拉山口(Atasu - Alashankou)段的管线建设计划于 1997 年确定,2002 年 5 月,中石油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开始建设从肯奇亚克(哈萨克斯坦中部)到阿特劳(Atyrau,位于黑海沿岸)段的管线,于 2003 年建成。同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以及中国石化集团的一家公司购买了里海北部项目 8.33% 的股份,预计这部分地区的储量可达 130 亿桶。2003 年 7 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类似的能源项目投资又有所增加。2004 年 5 月,中哈两国领导人在北京签订了建设阿塔苏—阿拉山口管线的最终协议。^②2005 年 12 月,穿越国界的 962 公里的部分管线建成。^③2006 年 5 月,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输入中国。当时,这条管线每天向中国的独山子炼油厂输送 20 万桶原油。^④2010 年 6 月,中石油与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建设哈萨克斯坦—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希望将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输入中国。^⑤哈萨克斯坦石油与天然气部长门巴耶夫(Sauat Mynbayev)表示,“这条管线将分 5 阶段进行,最后阶段计划在 2013 年完成”^⑥。2013 年建成后,这条管线的最高运能可达 400 亿立方米。这条管线也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天然气储备的更大管线群建设项目的一部分,它将从土库曼斯坦穿越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最终进入中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⑦中国意图在世界各地确保更多的能源来源,这个项目是其中一部分,它也是中国丝绸之路战略整体中的一个因子,目的是减轻中国对不稳定的海湾地区的依赖,建设陆上线路,防止海湾地区海上能源供应断裂。

① Global Times, <http://business.globaltimes.cn/industries/2009-07/447413.html>.

② M. Misiągiewicz, A. Ziętek, “Działania Chińskiej Republiki Ludowej w regionie”, in Bartosz Bojarczyk, Agata Ziętek, eds., *Region Azji Centralnej jako obszar wpływów międzynarodowych*, Lublin: UMCS 2008, p. 129.

③ I. Demir, “Revival of the Silk Road in terms of Energy Trade”,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Vol. 9, No. 3, 2010, p. 528.

④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2009, p. 195.

⑤ C. Lin, “The Caspian Sea: China’s Silk Road Strategy Converges with Damascus”, *China Brief*, Vol. 10, No. 17, 2010, p. 9.

⑥ Kazakhstan starts building gas pipeline to China, <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08/07/09/kazakhstan-china-pipeline-idUKL0939802620080709>.

⑦ Construction of Kazakhstan - China gas pipeline started, <http://silkroadintelligencer.com/2008/07/09/construction-of-kazakhstan-china-gas-pipeline-started>.

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在能源领域也有合作。中国政府希望从这个里海最大的天然气产地获得天然气供应,2000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土库曼斯坦时,曾商讨过以120亿美元建设8000公里天然气管线的提议,计划将土方的天然气一直运送到中国沿海地区。^①2006年4月3日,中国和土库曼斯坦签署管线建设和长期天然气供应协议。根据这份双边协议,从2009年开始,土库曼斯坦每年向中国提供300亿立方米天然气。土库曼斯坦还给中石油颁发了开发巴格季亚尔雷克(Bagtiyarlyk)区块油田的执照,这个区块邻近乌兹别克斯坦国境。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管线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供应一道,构成了中国天然气供应的大体系。^②中亚—中国天然气管线项目于2009年上马,将土库曼斯坦的南约罗坦(South Yolotan)天然气田与新疆地区连接在一起。2012—2013年,全长1833公里的管线将实现400亿立方米/年的最高运力。^③2010年6月,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imuhamedov)发布了一个横跨土国全境,将该国西部资源与位于东部的中亚—中国管线连接起来的管线建设计划。此外,在1999年,中国的石油公司和建设企业在开发土库曼斯坦原油方面的投资也达到了1400万美元。^④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地,在石油储量上位列世界第八位。这个国家现有的石油管线网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技术系统。它包含46800公里的管线,395个石油泵站,868套储藏设施,横贯亚欧大陆的路程平均是3500—4000公里,而根据远期的发展计划,俄罗斯新建管线的长度将达到9000公里。^⑤2011年,中俄石油管线铺设完成,这段管线始于俄罗斯小镇斯科沃罗季诺(Skovorodino),在中国境内穿越黑龙江地区,终点在大庆市。这条管线工程在俄罗斯境内延伸70公里,在中国境内则绵延约900公里,它每年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

① M. Misiągiewicz, A. Ziętek, “Działania Chińskiej Republiki Ludowej w regionie”, in Bartosz Bojarczyk, Agata Ziętek, eds., *Region Azji Centralnej jako obszar wpływów międzynarodowych*, Lublin:UMCS 2008, p. 129.

② R. Kandiyoti, “What price access to the open seas? The geopolitics of oil and gas transmission from the Trans-Caspian republic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27, No. 1, 2008, p. 88.

③ C. Lin, “The Caspian Sea: China’s Silk Road Strategy Converges with Damascus”, *China Brief*, Vol. 10, No. 17, 2010, p. 9.

④ M. Misiągiewicz, A. Ziętek, “Działania Chińskiej Republiki Ludowej w regionie”, in Bartosz Bojarczyk, Agata Ziętek, eds., *Region Azji Centralnej jako obszar wpływów międzynarodowych*, Lublin:UMCS, 2008, p. 129.

⑤ I. O. Akdemir, “Global energy circulation, Turkey’s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petropolitic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o. 19, 2011, p. 74.

石油,两国签署了在 20 年内供应 3 亿吨石油的合同。^① 中石油与俄罗斯能源巨头“俄气”(Gazprom, 即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订备忘录,商定 2018—2048 年,俄气将通过一条天然气管线每年向中国输送 38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条管线将穿越俄罗斯的西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最终进入中国东部。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称,关于天然气运输问题的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两大公司还将为建设西西伯利亚到新疆的管线开展调查研究,这条管线将成为东部—西部天然气管线的一部分,每年运送 300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② 如果这些开发项目都成为现实,中国将取代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出口目的地。

中国也热衷于与阿塞拜疆进行能源合作。在东欧乃至世界范围内,阿塞拜疆这个小国逐渐成为维护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一直以来,这个高加索国家仰赖雄厚的里海能源和经验丰富的政治领导,有能力扮演一个相当独立的国际角色。^③ 然而现在的阿塞拜疆已经被卷入各种西方能源项目,如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aku - Tbilisi - Ceyhan)和巴库—第比利斯—埃尔佐鲁姆(Baku - Tbilisi - Erzurum)天然气管线、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管线和未来的纳布科(Nabucco)石油运输项目。^④ 巴库的中国大使馆经济专员李塔伦(音译)评论说:“如果必要的基础设施到位,我们当然愿意购买阿塞拜疆的天然气……比如说,如果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在建设跨里海天然气管线上达成协议,那么这项工作就更容易进行。”^⑤ 虽然政治、经济障碍重重,中国学者依然认为,中亚的通畅是“解决能源交通安全和瓶颈问题的第一选择”^⑥。

机构间的合作

中国不断寻求其与里海地区和中亚各国的政治联系。上海合作组织为中国开展与其他成员国的能源合作提供了一个框架,使中国得以借此成为本地区的

^① G. A. Movkebaeva, “Energy Cooperation Among Kazakhstan, Russia, and China With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51, No. 1, 2013, p. 82.

^② How China and Russia Came Together on Natural Gas Deal, <http://english.caixin.com/2013-05-07/100524719.html>.

^③ E. Nuriyev, “Azerbaijan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landmark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in the South Caucasus - Caspian basi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No. 8, 2008, p. 157.

^④ J. Misiągiewicz, “Turkey as an energy hub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Spectrum: Journal of Global Studies*, Vol. 4, No. 1, 2012, pp. 107 - 126.

^⑤ China “interested” in energy cooperation with Azerbaijan, <http://www.today.az/news/business/79081.html>.

^⑥ S. Howell, “Jia You! (Add Oil!):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in G. Luft, A.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21st Century*, Santa Barbara: ABC - CLIO, 2009, p. 197.

积极参与者。早在 1996 年,“上海五国”出现,包括哈萨克斯坦、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2001 年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六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声明。上合组织最初的目标是维持边界安全、加强军事合作,初期五个成员国于 1997 年就签订了边境裁军协定。2004 年,建立能源俱乐部的建议被提出,对此上合组织内部曾有分歧。^① 2006 年,普京倡议建立一个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以增进各国对能源合作前景和协调机制的讨论,平衡能源供应方、运输方和购买方的利益”,哈萨克斯坦曾建议称这个机构为“亚洲能源战略”。2007 年 7 月莫斯科会议期间,上合组织成员各国的能源部长商讨了能源,特别是石油的问题。2009 年 4 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提出“建设国际能源合作新的法律基础观念进路”。^② 中国能源局的官员魏晓伟(音译)说,这个能源俱乐部将支持相关方进行全面的能源合作。他声称,这个机制将有利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扩大能源合作,为企业提供导向。^③ 通过这种方式,上合组织成为中国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协调包括能源在内的各项战略政策的有力工具。最重要的机构合作是在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进行的,中国意图扩大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能源合作,这也是其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战略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相信,未来中国石油进口量的一半将来自这些国家。^④ 中国有意加强对这一地区的介入,这将有利于它获取当地的特定资源。通过上合组织的机制,中国可以寻求两项主要的战略目标:第一,中国将有效维持新疆西部边境的安全和稳定,保护中国西部的能源走廊;第二,在上合组织带来经济效益和成员国合作的前提下,中国很可能持续支持这个组织的运转。^⑤

2011 年 9 月 23 日,中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能源部长们齐聚西安,签订“西安倡议”(Xi'an Initiative),加快了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的启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接着在 11 月 7 日的圣彼得堡上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俄罗斯总理普京力挺建设能源俱乐部的想法。他声称,“同时考虑能源生产方和能源购买方的

^① China pushes for regional energy club,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2-09/04/content_15733050.htm.

^② G. A. Movkebaeva, “Energy Cooperation Among Kazakhstan, Russia, and China With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51, No. 1, 2013, pp. 80-81.

^③ China pushes for regional energy club,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iness/2012-09/04/content_15733050.htm.

^④ G. A. Movkebaeva, “Energy Cooperation Among Kazakhstan, Russia, and China With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Russian Politics and Law*, Vol. 51, No. 1, 2013, pp. 81-84.

^⑤ G. Hall, T. Grant, “Russia, China and the Energy - Security Politics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after the Cold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No. 2, 2009, p. 132.

利益非常必要。因此,我们支持建立能源俱乐部的设想,以吸纳所有上合组织成员和我们的其他伙伴。”上合组织能源俱乐部内的合作,将便于其成员解决以下问题:①以观察员身份协调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长期能源战略;②建立成员国能源政策在实行阶段的协同机制;③推出“集体能源安全”措施;④建设一种“协同能源外交”;⑤开发共同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① 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能源合作急速发展,上合组织为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交环境。上合组织的潜力能否被有效运用,取决于参与国的政治意图以及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程度。

结 语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经济发展迅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的充足供应,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关注点。里海地区对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因此中国不断寻找建设油气管线、将里海资源东引的机会,与希望里海能源西去的美国、欧盟竞争。② “当下,美国在中亚逐渐确立其军事存在;在东南亚巩固美日同盟,开展针对中国的防御性军事行动;部署更多的战略潜艇和其他威慑性武器;同时与印度修好,以抵消中国的崛起。在这样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在中亚的领导地位面临更加棘手的地缘政治挑战。”③

The Caspian Region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Energy Security Policy of China

Justyna Misiągiewicz, Marcin Misiągiewicz^④

Abstract: Caspian region is becoming significant in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because of the geopolitical position in the center

① G. Hall, T. Grant, “Russia, China and the Energy – Security Politics of the Caspian Sea Region after the Cold War”,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No. 2, 2009, p. 86.

② M. Labban, “The Struggle for the Heartland: Hybrid Geopolitics in the Transcaspian”, *Geopolitics*, No. 14, 2009, p. 42.

③ G. Xuetaang, “Energy Security in Central Eurasia”, *China and Eurasia Forum Quarterly*, Vol. 4, No. 4, 2006, p. 123.

④ Justyna Misiągiewicz,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Maria Curie – Skłodowska University, Lublin, Poland; Marcin Misiągiewicz,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of Political Science, Maria Curie – Skłodowska University, Lublin, Poland.

of Eurasia. It probably contains some of the biggest undeveloped oil and gas reserves in the world.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Caspian newly – independent states became open to foreign investments. The region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oil and gas supplies and consequently in the global energy security. The principal aim of the Caspian states is to attract foreign investments to develop their energy market in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dimension. From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many external actors that want to be active and influential in the Caspian energy geopolitics. China is one of the prominent player among other actors in the region. The growing energy needs have given it a strong interest in developing ties with energy – producing states in the Caspian region. China finds an opportunity to get access to the oil and gas resources by participating in energy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Keywords: energy security; Caspian region; energy policy of China